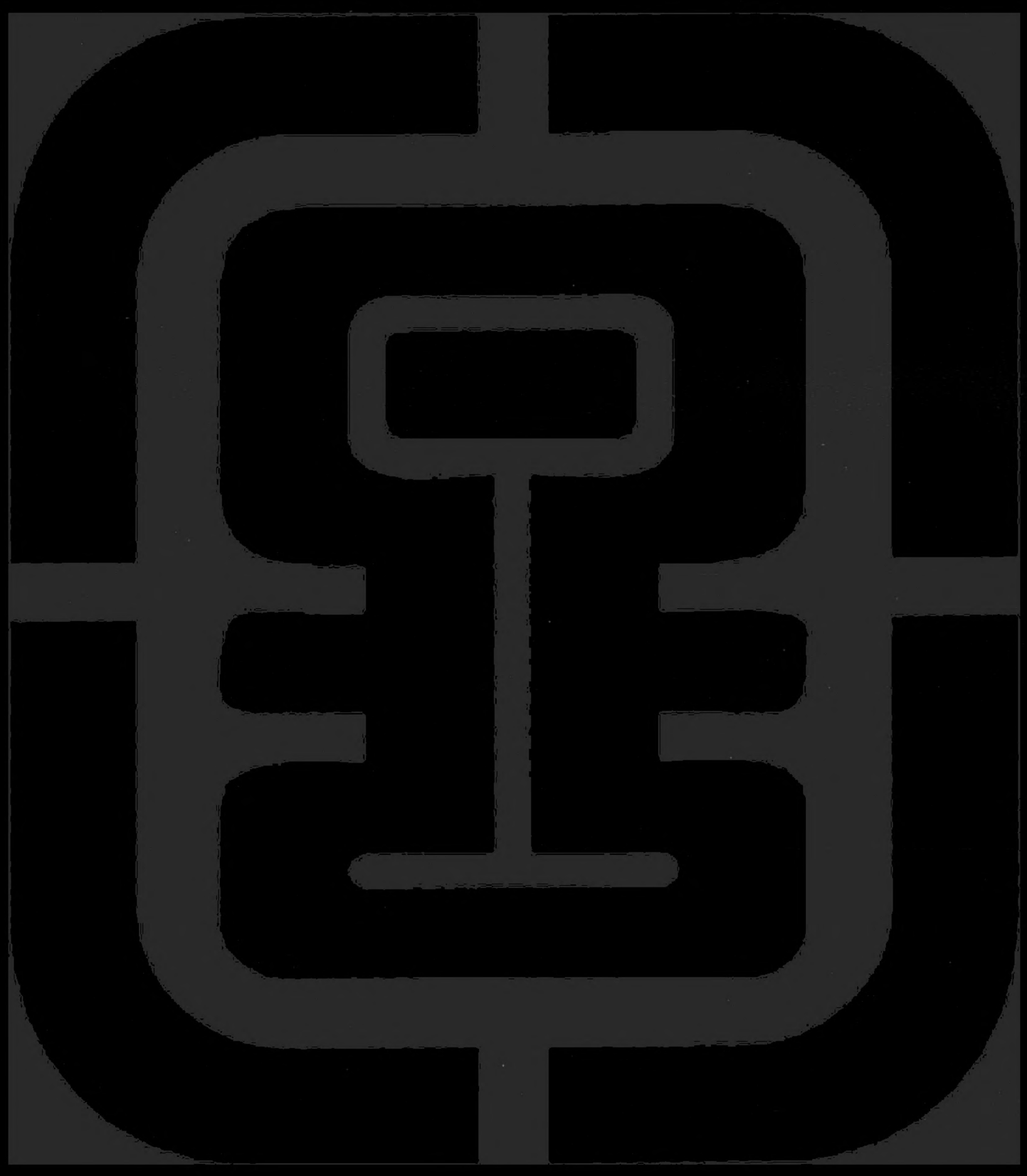


466472

梁越　張偉　梁祚　盧觀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遷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孝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漸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薛辯未成務意在茲並上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二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德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會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虔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猶典章閑歷詞翰莫不靡次好爵動貽賞養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貢四十人雖置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子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　生七十二
及遷都於此　未國子典眞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
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
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多引緯書詩禮論
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
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墳墳
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
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
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　瞻覽新舉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
所不　純和篤信行仍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
士太　昌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
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
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泰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　昌黎徐河人裏城王曾元之族也世祖之
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

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
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贈初中山
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翼鰲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
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
百人儒謹汎內勤於教訓雖有禎固不曉問至
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倦色依附經典教以
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表
嶮易操清雅簡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
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
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涼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
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皐子
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
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
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寧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

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
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
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
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
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
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僑居於薊積十餘
年雖羈旅貧窘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
論經史辭祕書吊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
擯退爲中書侍郎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
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
行於世清名守士終不交執貴年八十七太和十
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祕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
通官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

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
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
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
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又出爲幽州別
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
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
監河間邢祐北平陽瑗河東裴宣廣平程駿金
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未學亦有短長然
咸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

也恒即與盛或將軍王玄謨男子恒三子並不率
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如此衰植枝迭舍側崗
而哭不爲營事婚宦恒任意意皆娶故仕騁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
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
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羞呼時老東安公
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
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

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早亡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
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
八世孫祖刁任慕容垂少孤家貧而奉母至
孝髫齔聰識有兒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
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
志在著述五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撍紳所稱與河閒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
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
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
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茲嶺以東水皆西流推此
而言易之所及自茲嶺以西水皆東流奇曰易理綿廣
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茲嶺以西豈東向望天
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
因茲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
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
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禮燕東部俟鏖雅

雲奇曰侯鯖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
[illegible]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
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
侍長豈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
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
散數年高允與奇雖温古籍真知其遠致稱奇通
識非吳學所窺允徵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
[illegible]里而雜簡牘音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宰
當求人之乃取所注論語孝經紕於坑內奇
曰公貴人不乏椎鼓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
失雅制表昭皇太后陵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論前
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對碑史事乃雅有盛毫有人為謗書多怨
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
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
皆及死孝裁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
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竟有寬宥但

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甘家竟於易元長在
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擗破而歎曰吾不度來
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屋
壓壓腳明而告人曰屋則好風屋則好雨夢屋
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
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龍中上書陳
時政所宜言頗忠正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
論語矯之傳學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
注往往駁難徐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郯林六世孫也
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
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
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
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
凡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
征伐爲事嘗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

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
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
左僕射元賛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
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
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
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
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
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既宰蕃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
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
莫不道之以詩書教之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
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
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者敎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
亂者敎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
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
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
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
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illegible]因暇日屬意執[illegible]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
曰六略注以訓門徒焉六略注行於世爽不
[illegible]侯獨守閑靜講[illegible]
經典三十餘年時人號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羣校
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嘗曾
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
知其小也嘗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
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
有異人之迹哺糟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時人有從獻肅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
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爲土龍乞雨賑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
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不悟見旱魚之歎方歸
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東脩不易受
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

不篤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肅之善春秋毛詩每
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
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
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遂高尚祖
幸中山詔徵與內校書獻肅之喟然歎曰五日不如
莊周散不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時中山張五吕貴與獻肅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善
貴與二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未可稱者寡矣獻肅之
著錄數百而已其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

優柔多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滯
內諸生多有疑滯或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
悉注然所撰宗旨義指二禮尤多
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三卷今行於世
并章句疏三卷注渾儀未就而卒有四子敦
古爰古參古脩古
敦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未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人少聰惠口辯身長八尺
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太學博士吾貴先
未多學乃從鄭玄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
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云編世人競
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去
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
我今夏講輒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
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
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社服
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

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自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黨答聚徒二百蘭讀五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紛亂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住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若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補特皇宗博士

詔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白以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嘗從容言曰道固

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滯朕常以爲負矣雖
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改改之望儒者以是尚
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
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
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
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
中尉黃門侍郎那辯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
應易乃立彈章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
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恩猶獲助於頑學惠蔚曰此
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諮明其事光遂惠蔚
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論庭議得失尚書令王
肅又助變而變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
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冗從僕射遷秘書丞
武邑郡中正憲蔚既含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
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
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
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

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
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
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
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
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
載舉先志選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
給而又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
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
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徙
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畫厠玷秘省忝官
孚乏唯書是司而觀閣罹罔與先無定目新故雜
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
篇第襍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
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
乙新録欲裡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
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
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

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
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
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
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
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
之勞封衆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肅宗初出
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
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
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憲
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
贈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
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
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
史
子庶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

年十七隋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年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棄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眞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

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
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
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神軌舉義兵遵
明同其事夜至昏聞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
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
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
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
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
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
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
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户踐其堂奥信以稱
大儒於海内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跋踵依風每精廬輒闢教
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
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音好士愛客
尊賢能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
蒙禮命而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

明方申薦之恩慮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
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
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大守李湛將誅叛逆時
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
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衰每
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
一行莫不衰加室去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
時師表當世法程高寘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
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忝諸生親承

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
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
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宠盍昭回曲
垂矜採則荒壙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
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
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
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
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

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旋華宮令孫惠蔚
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涼兆清河廣平汝南四
年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
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參軍參
軍出為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
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
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
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仕卻還家古胡不樂因誡
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豈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卿出為徵
入卿罷唯與子業所致亦因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
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
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刀沖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雄之曾
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

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允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民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貧道遠又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惠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未嘗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勤志寒暑學通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辭無不祛其久惑後不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衛恒並徵沖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臨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篷篠裹尸偝而葬者確而為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

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綃縠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雅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荅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與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

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仕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元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一介營畜事尽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

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喜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
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
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
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
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
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齎戲武王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各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資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賞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義多出新意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齎文襄
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儔令景裕解所注易
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
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
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
顯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
退宾閒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
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

中練之習仁開府屬巫於晉陽晉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住皆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元竺胡沙門道悌每論諸經論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十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兒殂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文句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朗徹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參軍盧景裕嘗解六戎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差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與和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著衣衍深躭糟學遂集名儒於其家敬
同泰二年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
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
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
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繼素請業者
同軌夜為說解四時恒不以為倦武定四年
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
悼贈以衣被甚厚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

聖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
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
乃師事徐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轉盛馥亦歸之
業興乃詣靈馥靈馥乃謂曰李
生久遂先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
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振衣而起曰先儒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

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發憤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導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畤歷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灊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竟推業興爲主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與帝辛卯從有積元術數十缺業興又脩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還葬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興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

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求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
景溫子昇實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
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搆一
都雖舊基墟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
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
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
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
爲制皇基弘開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由奏聚定
無疑始之日執事無從之天平二年除鎮
南將軍梁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管構大將
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
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聊常侍李諸
兼吏部郎盧元明使兼行行散騎常侍聚昇聞
業興曰魏洛中委棄山是南郊郭業興曰委棄
是圓丘非南郊昇昆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

鄭解已卅已若然女子逆降備親亦從鄭以不業
興昆之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
權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倫喪禮禫用二十七
月也已卅遂不若業興自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
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誰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圓方之說
經典無文何怪於方典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
明卿自不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
言非自相矛楯已卅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已異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典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
無出者卿復信不已異不若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
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
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
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言大王王
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
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躬其改地屬

之二公名爲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
由忽封二公業興自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
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
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
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未乖業興對學識
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
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日是夏正月衍言何以
得知業興自案尚書考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
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
堯以上率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
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
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
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
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
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
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聾 首之班然執女手之
暮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 業興對孔子即

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
問原壤何處人業與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
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大所存必可
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書之小節廢
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自彰著
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
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笑衍又問孔子聖大何
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乃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
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并於防如此之類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
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
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毘議事省詔右僕射
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等在尚書省議定五
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
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
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
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歷五百爲章四十四

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遂以己未爲元始
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
交分景度盈縮不當其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
六業興愛好墳籍旭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
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
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恩信人有急難委之
歸命便能容匿與甘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
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
臨難之際高聲攘袂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道
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心務進忌而不顧後
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閻毗 禪例降

毗字子邕少有識量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
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
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

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卷乃沖盧景裕傳全錄北史非魏收書史臣於諸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八十五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邢昉

裴伯茂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自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詰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褘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

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喈植信魏世之英陸機
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
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
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
以韻頑漢徽掩踵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
冠仰止咸慕新風晝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
牛毛成者如麟鳳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表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靡弟也博學儁步性
不矯俗篤於交友靡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
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
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
其博洽孺蠕主阿那瓌主破來奔朝廷矜之送
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
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
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愛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
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
行於世無子兄靡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

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嫉
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
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
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
二子少有志行學博士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
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修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
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天之司州牧高陽王雅
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
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
聲甚重後進恭慕之中山劉翔將之部朝賢送於
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冠而翔以敬憲爲取其文不能贍逸
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
惜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
熾所過殘暴盡斂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
物所伏如此永嘉之亂三年贈中書侍郎論曰文
盡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
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

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
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蓨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
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
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為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
中京兆王西征引為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
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
與崔勵勵從兄瀉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禄卿長孫也幼孤
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
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
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竟不行當時稱其
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
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
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恬慎奉法吏民愛
之隴西李延寔是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
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終除濮陽太守尋

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
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於世稱其工與裴敬憲
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每共讀回文集藏獨先通
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
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
軍定州刺史諡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
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解褐奉朝請太將軍京
兆王繼西討引為鎮曹參軍尚討絳蜀陳雙熾
為行臺長孫稚業行臺郎中薛鳳賢行臺郎中
戎仍知行臺事以平故大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
散騎常侍聘梁延昌元年還大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
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
不徙官曾為醉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
餌寡術自春徂夏三襲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
致效而恚不平性實樂於抱故復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
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
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冬多不載二年因内宴伯
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
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楼傍汙冠服
禁庭之内令人執拏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
先出後其伯仲嫌與兄景融別居景融省宿伯
茂了無賑恤知同行路以此恨薄之卒年三
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多有慫失未言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
收擒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
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寶鼎等十許
人於景傍置酒設祭哀哭滂泣一飲一醉曰裴
中書吾魂而有靈知吾酹酒也乃各賦詩一篇李寶鼎
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
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庾冰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諡曰文伯彧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
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燮弟偉之子幼孤見
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寅以車騎
大將軍開府辟為東閤祭酒委以
文翰在軍解褐濟陰將軍東平太尉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李神俊尚秦昕脩起昕注太昌初除中
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寇竊官級
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朋賦未幾受詔與祕
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
郎裴伯茂等俱為録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
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閒天平初
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
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
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
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

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於江南齊文襄士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瓛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臨見百家文章清婉為盧陽王淵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溫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人爲高第於時頴選者爭相引決臣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峯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不遣吏部郎中李辯温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踰彦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謝洽答之敏速於淵獨沈思日昃有温郎中才藻高長高事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及州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平都督和洛興與子昇雅相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遂京李神儁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東南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閤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甚雜修時録尚書事辦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入代之莊帝曰當世

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盛德
及天穆將討邢杲召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
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
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
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
入洛天穆召子昇問
渡對曰主上崩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
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
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盡在此矣天穆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
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所任使甚多被廢黜而
子昇復爲舍人天穆南討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
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
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
問是何　書子昇顏色
朱兆入洛子昇懼禍潛
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將軍　徐州大中正蕭衍北渡寫爲大王

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
土恨我不得與人數窮百六陽厄太守傳標使吐谷
渾見世子國主林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
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
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
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
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
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
子昇前為中書郎當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
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浦嘯難為文襄館
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恤
悵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
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
乃鴆諸晉陽獄舍敞襦而死妻尸路隅沒其家
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文筆為
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進的不
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
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子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君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綃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郭文恭

王棠　倉政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

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
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
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
希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
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符
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
養餌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嬋簡粟
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粧嘗送子應冀州辟
室從者於路遺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
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大設羊羹琰訪知盜
殺空辭不食遣以貫耕刃得剩六耦即今送還
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
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
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
餘年不得葬二親及兼營拜獻未曾不嬰慕率
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
彌篤慨歲月推移還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

味合麥而已年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
鄉葬焉
應字思遠寬容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
刺史
長子虞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
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處死重坐虞列辭
尚書言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
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
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二女弟始向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隊溝壑乞以身
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
以從遠流
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
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
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
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辛申撫
養伏保性嚴肅播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

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
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自知出爲無
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
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
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
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
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
紹伯奉爾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 又詔其
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
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
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 經十三
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
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
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

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
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
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
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
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
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
尚殊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
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
門有禮景明初徵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
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
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
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遜競
學雖於倫次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上每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
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
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
於悉達足下地悟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
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
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方
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
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
如崔白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
起及終禮制髽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
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
髽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

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雅以狀奏靈太后詔表
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髮髫髮墜落水漿不入口五日吐
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
血數升居廬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
褒門閭
王宗字乾營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
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汲
南府主簿母亡杖

而後起髮髮墮盡落未及葬權殯室內常宿於殯
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點形
大如雀栖於祟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于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祟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
無損落及過祟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祟
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
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祟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

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壑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生知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第感第十四　魏書八十六

魏收書孝感傳共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錄目并傳與正

史及諸書目次敘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
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宗諫
等必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
之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潤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景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九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閒自曰人慕之者盡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忘之人鑾俠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會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仲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諫官嘗論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頂仆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寡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仆門仆門於羣衆之中曳身出門跋被桎後增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幾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仆門拒而不受（一作簡）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洪仆門歸拜公卿請倚御史世祖下詔曰仆門奉使和龍值

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踢羊千口鳥千疋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擾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碁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事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

抱寔歸藏之及捕者收寔屬有一婢產男母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寔逃遁遇赦始歸寔
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
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
州城門外晨嘗蔬粥哭踊無時刺史高顯以事
表聞詔令詣狀玄威稱先帝統御万國慈澤被
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
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許聽爲表
列玄威云闇讀悲號寔積請臣子同例無所求謁
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真玄
威釋服下州令表聖六年正月二郎顯祖暴崩提謂
寔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以刀自刺幾至
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勑勒部人
蛭拔寅兄地千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
誣已殺兄又云實非第殺兄弟垂死辭不能定

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平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討與渴侯同殺執劫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宋長生及子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轉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長石之中兵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子提俱屬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責我實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

絕其飲食從行者二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
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
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
生河內太守千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
尹靈折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
家財殯葬為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
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
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景清遼東人也祖暲濟州刺史賴川公清襲祖
爵例降為伯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
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
諡曰忠
子榮宗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

據城南叛悅息腦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
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腦遂免禍事寧有司
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
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
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
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益以獎
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務令范道榮先自聊城
道榮非勤道榮坐除名黜旅狐分貧不能自理洪
哲不勝義憤慷慨代道榮詣京師明申冤狀經歷
歸款以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
寒暑不懈竟得雪之又北鎮反亂道
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復率鄉人來相
近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義節訴省申聞詔下
州郡標其里閭
王萬壽出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
蕭衍攻逼力窮知一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

王忠嗣 張守珪 哥舒翰 封常清 高仙芝 李光弼 郭子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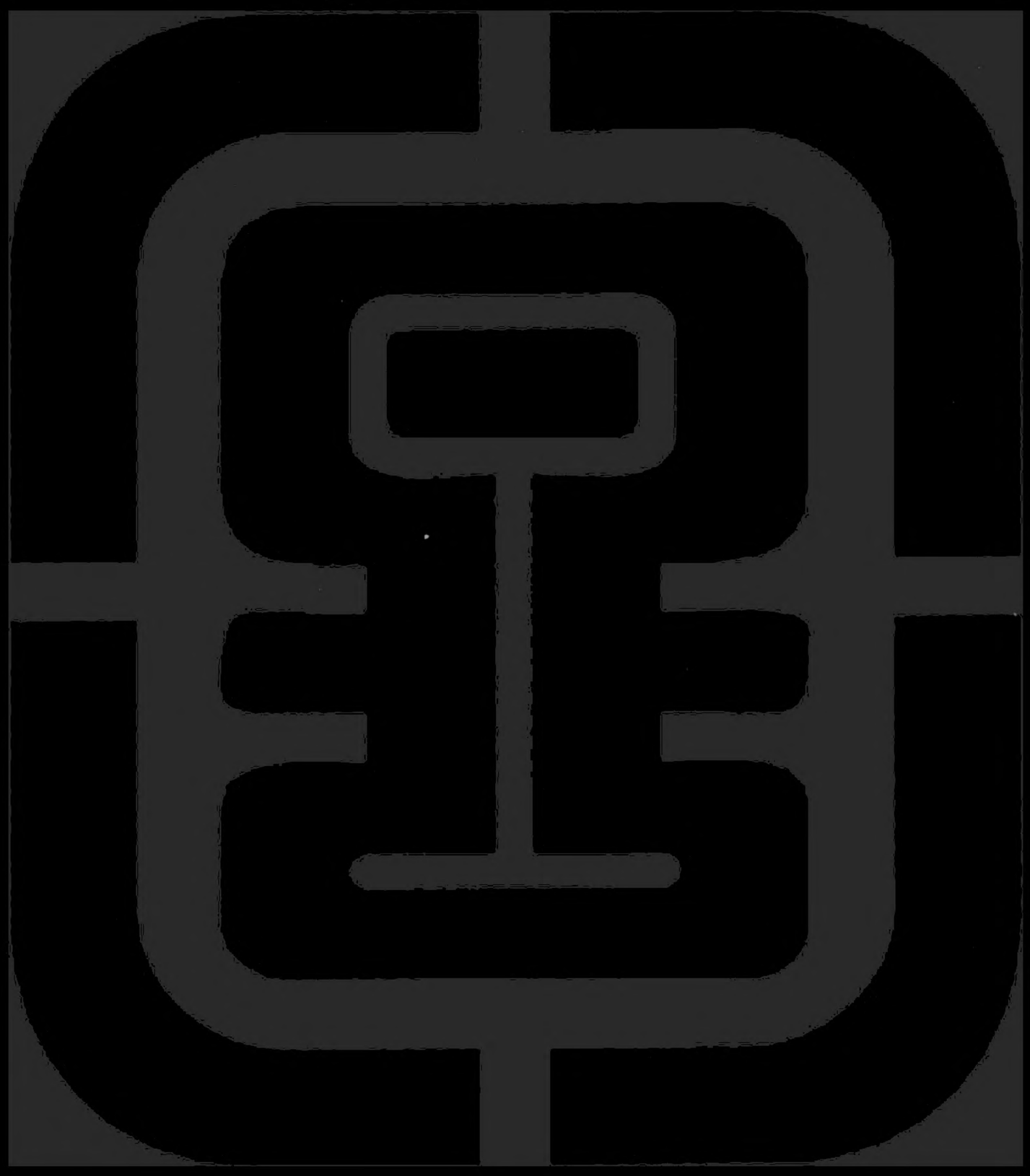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父名思禮以忠嗣貴贈太子詹事忠嗣幼孤養於舅家舅楊矩名知人見而奇之謂其諸子曰此兒識量過人汝輩皆不及也忠嗣年十餘歲隨矩在太原矩每與賓客議軍事忠嗣輒在旁聽之及長沈毅寡言不妄交結好讀兵書及孫吳之法開元初玄宗在藩邸時已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謂曰卿舅常稱卿有將帥才今欲試卿可乎忠嗣對曰臣雖不敏願學李廣不願學霍去病玄宗壯其言

十三年為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時突厥默啜方強北邊多事忠嗣每以少擊衆出奇制勝累破突厥及同羅僕固等部落默啜子登利可汗頗懼忠嗣之威名每入寇輒引兵遠避忠嗣亦不窮追十四年冬突厥大發兵將入寇忠嗣先知其謀乃潛師於石堡城以待之突厥至聞有備乃引去忠嗣追擊之及於雲中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獲馬牛駝羊數萬頭登利可汗脫身而走其下殺之而立其叔父默啜之子骨咄葉護可汗忠嗣又破之於烏德鞬山北斬首萬餘級獲馬牛駝羊數萬頭骨咄葉護可汗脫身而走其下殺之而立其叔父默啜之子毗伽闕可汗忠嗣又破之於烏德鞬山北斬首萬餘級獲馬牛駝羊數萬頭毗伽闕

登廣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
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
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
等大言大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多割其腹然
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
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凡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
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
作役甲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
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不遑逢天寒甚遂
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
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
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
劉業興四世同居兗魯郡蓋隽六世同居
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
奏皆標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人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遺共松栢而俱茂並踰履覆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魏收書節義傳亡